

# 全球减贫成效的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研究

易成栋 樊正德 刘小奇 高蒹阳

**【摘要】**文章在分析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和发生率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构建分布动态学模型,对减贫成效进行多维测度,并实证检验影响减贫效果的因素。研究发现:(1)全球多数区域极端贫困人口数量与贫困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但非洲贫困问题依旧严峻。(2)全球深度贫困和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占比上升,轻度贫困类型国家占比下降,贫困水平的固化程度严重。(3)全球绝对减贫成效存在区域差异,其中非洲的绝对减贫成效指数最低;亚洲和欧洲该指数较高,且上升趋势明显,美洲和大洋洲该指数下降。(4)以绝对减贫成效指数和相对减贫成效指数衡量的全球减贫效果均向好,但存在“质高量低”的情况,即贫困类型和净贫困类型向好的国家在总贫困国家中占比较低,而这类国家中消除极端贫困的国家占比较高。(5)发展经济、提高就业率和提升贸易开放度是促进脱贫的重要举措。因此,文章认为,未来减贫工作应注重发展经济,消除深度贫困水平固化,巩固“脱贫”防止“返贫”,追求“质量并举”。

**【关键词】**减贫成效 分布动态学 绝对减贫成效指数 相对减贫成效指数

**【作者】**易成栋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樊正德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小奇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高蒹阳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 一、引言

摆脱贫困、共享发展繁荣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长期追求的共同目标。2015年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作为首要目标,提出到2030年基本消除全球极端贫困,即基于国际贫困线的全球、区域和国家一级的贫困发生率低于3%。当前距离目标年份已不足10年,全球及各区域的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减贫的效果如何?哪些举措对摆脱贫困有效?这些均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

虽然从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和极端贫困发生率角度衡量的全球贫困均呈下降趋势,

按照世界银行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际贫困标准,在 1.9 美元标准下(2011 年购买力)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从 2015 年的 7.41 亿人减少到 2019 年的 6.66 亿人,极端贫困发生率从 10.1%降至 8.68%,减贫趋势整体向好。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减贫效果存在差异。从结构上看,仍有 35 个国家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出现上升,有 20 个国家(或地区)的极端贫困发生率在下降,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在上升。因此,在看到全球减贫趋势向好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减贫的真实效果与内在差异,评价全球的减贫效果也要考虑时空不均衡与结构性问题(刘建飞、郑嘉伟,2020)。

当前关于国际减贫问题的研究正在从静态到动态视角转换。世界贫困的重心正从南亚向非洲大陆转移(李玉恒等,2019;安春英,2019),预计到 2050 年仍会延续这种趋势(Li 等,2021),全球贫困的“孤岛效应”逐渐显现。关于减贫成效的分析是减贫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有学者通过观察贫困人口数量和发生率的变化,从多维度构建减贫成效指数对减贫成效进行测度与评价(贺胜年等,2019;金贵等,2020)。在影响因素方面,多数学者认为,促进就业、外资流入、普惠金融等经济手段是缓解贫困的重要举措(Janíčko 等,2016;Cline,2004;Sikandar 等,2021;Tran 等,2021;杨攻研等,2021)。然而,经济发展对城市和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差异(Brandolini 等,2003),且收入差距等因素会弱化经济增长对减贫的正向作用(汪晨等,2021)。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只是减贫的基本条件,减贫需要经济增长具有益贫性,否则经济快速增长对减贫不会起到明显的作用(李小云、季岚岚,2020)。甚至有学者认为,通过提高人均资本等经济政策对减贫没有作用(Grasseti 等,2018)。此外,一些非经济因素,如战争冲突、地域文化、扶贫政策等也与减贫成效密切相关(杨攻研等,2021;童春阳、周扬,2020)。虽然全球和区域贫困的变化趋势及减贫成效已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在分析贫困问题时大多使用贫困人口数量或贫困发生率,仅能反映贫困人口的规模和贫困程度的变化,没有结合是否达到联合国设定的目标分析具体的减贫成效。(2)在对全球减贫效果的动态衡量时缺少既包含“质”(指达到减贫目标的国家占有所有贫困类型向好国家的比重)又包括“量”(指实现贫困类型向好的国家占有所有贫困国家的比重)的全面性指标。(3)没有考虑减贫效果的结构性问题,忽视了贫困情况变化的内在结构性特征。比如,在对减贫效果进行衡量时仅进行单维度指标的比较,没有涉及贫困类型的不同转移状态,包括贫困类型固化、程度变化和返贫等情况。(4)在考察减贫效果的影响因素时,大多构建线性模型检验各因素对衡量贫困的数值或类型的影响,鲜有分析各因素对贫困内部状态变化特征的影响。

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借鉴周迪、黄茂湘(2020)的做法,基于分布动态学思路(Quah,1996)建立全球减贫成效的分析框架。一是结合联合国设定的极端贫困发生率低于 3%的目标和全球整体贫困发生率,将贫困类型划分为深度贫困、轻度贫困和消

除极端贫困三类,通过构建马尔科夫贫困水平转移概率矩阵衡量全球和各区域贫困状况的变化特征和趋势。二是构建绝对和相对减贫成效指数,分别考察 2010~2019 年全球和各区域在消除极端贫困的效果,以及减贫工作在“量”和“质”上取得的成效。三是使用条件马尔科夫模型实证检验对包含了内部状态变化特征的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

## 二、全球贫困的变化趋势

研究全球贫困问题使用最广泛的是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际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天 1.9 美元、3.2 美元和 5.5 美元的贫困标准。因全球按照 1.9 美元标准实现 3%的减贫目标是 2015 年提出的,综合考虑时间跨度与比较需要,本文选取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0、2015 和 2019 年的 1.9 美元标准下全球各国家极端贫困人口数量与发生率数据,删除数据缺失的国家后,包含 163 个国家(或地区)。其中,非洲 49 个;亚洲 37 个;欧洲 40 个;美洲 26 个,包括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的 24 个国家(或地区)及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sup>①</sup>;大洋洲 11 个国家。此外,在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使用的数据也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 (一) 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

本文整理了 1.9 美元标准下 2010 和 2019 年分大洲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见表 1),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 2010 年还是 2019 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均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亚洲,其次是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分布较少,且各洲极端贫困人口数量最多和最少的国家较为稳定。非洲的尼日利亚、亚洲的印度、欧洲的意大利、美洲的巴西和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各洲内极端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多的国家总人口数量也较多。

2010~2019 年,各洲内国家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变化情况有一定的差异。非洲和欧洲均有一半左右的国家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在增加<sup>②</sup>。其中,非洲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增加排名前两位的国家是安哥拉和刚果(金),分别增加 793 万人和 621 万人;亚洲、大洋洲和美洲分别有 76%、73%与 69%的国家(或地区)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在减少。其中,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从 14 990 万人下降至 281 万人,印度的极端贫困人口从 36 696 万人下降至 8 663 万人,分别减少 14 708 万人和 28 033 万人,为全球的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由于战争,也门和叙利亚的极端贫困人口分别增加 1 381 万人和 583 万人。

① 由于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北美洲仅有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有统计数据,如果单独将北美洲作为一个区域分析会存在样本数量较少而产生的偏差等问题,因此,本文将北美洲及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共计 26 个国家和地区归为一类,统称“美洲”。

② 各洲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增加和减少国家占比,非洲为 45%和 55%,亚洲为 24%和 76%,欧洲为 51%和 49%,美洲为 31%和 69%,大洋洲为 27%和 73%。

表 1 2010 和 2019 年世界银行 1.9 美元标准下全球分区域典型国家极端贫困人口数量 万人

| 2010 年  |          |          |          | 2019 年  |          |          |          |
|---------|----------|----------|----------|---------|----------|----------|----------|
| 国 家     | 贫困<br>人口 | 国 家      | 贫困<br>人口 | 国 家     | 贫困<br>人口 | 国 家      | 贫困<br>人口 |
| 非洲      |          |          |          | 非洲      |          |          |          |
| 尼日利亚    | 8646     | 塞舌尔      | 0.13     | 尼日利亚    | 7877     | 塞舌尔      | 0.04     |
| 刚果(金)   | 5540     | 毛里求斯     | 0.62     | 刚果(金)   | 6162     | 毛里求斯     | 0.16     |
| 亚洲      |          |          |          | 亚洲      |          |          |          |
| 印度      | 36696    | 塞浦路斯     | 0.03     | 印度      | 8663     | 塞浦路斯     | 0.02     |
| 中国      | 14990    | 黎巴嫩      | 0.30     | 也门      | 1595     | 马尔代夫     | 0.04     |
| 欧洲      |          |          |          | 欧洲      |          |          |          |
| 意大利     | 75       | 卢森堡      | 0.02     | 意大利     | 84       | 冰岛       | 0.04     |
| 西班牙     | 32       | 斯洛文尼亚    | 0.02     | 西班牙     | 41       | 摩尔多瓦     | 0.05     |
| 美洲      |          |          |          | 美洲      |          |          |          |
| 巴西      | 968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0.31     | 巴西      | 973      | 乌拉圭      | 0.34     |
| 海地      | 575      | 乌拉圭      | 0.51     | 美国      | 328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0.39     |
| 大洋洲     |          |          |          | 大洋洲     |          |          |          |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273      | 图瓦卢      | 0.03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230      | 瑙鲁       | 0        |
| 所罗门群岛   | 17       | 瑙鲁       | 0.08     | 所罗门群岛   | 15       | 图瓦卢      | 0.003    |

注:表中仅列出各洲排名前两位和后两位的国家。2010~2019 年,全球分区域贫困人口增加数量排名前两位的国家为:非洲的安哥拉(793 万人)和刚果(金)(621 万人)、亚洲的也门(1 381 万人)和叙利亚(583 万人)、欧洲的罗马尼亚(35 万人)和德国(14 万人)、美洲的美国(19 万人)和洪都拉斯(15 万人)、大洋洲的澳大利亚(5 万人)和瓦努阿图(1 万人);贫困人口减少数量排名前两位的国家为:非洲的埃塞俄比亚(963 万人)和尼日利亚(768 万人)、亚洲的印度(28 033 万人)和中国(14 708 万人)、欧洲的北马其顿(15 万人)和希腊(9 万人)、美洲的海地(346 万人)和墨西哥(294 万人)、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43 万人)和所罗门群岛(2 万人)。

(二) 全球贫困发生率的变化趋势

表 2 给出 1.9 美元标准下全球分大洲的贫困发生率在 2010 和 2019 年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1)非洲和亚洲不仅是高贫困人口数量集中的区域,也是高贫困发生率集中的区域,但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不一定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国家。2010 年,非洲贫困发生率排名前两位的国家是尼日利亚和刚果(金),2019 年是布隆迪和马达加斯加,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80%和 77%。2010 年亚洲贫困发生率排名前两位的国家是东帝汶和乌兹别克斯坦,2019 年为也门和叙利亚,分别为 55%和 35%。美洲和大洋洲的贫困发生率次之,欧洲的贫困发生率最低。(2)2010~2019 年,多数洲内贫困发生率下降的国家占比超过 70%,非洲为 80%<sup>①</sup>,其中,几内亚和布基纳法索在受到包括中国、世界银行等

① 各洲贫困发生率上升和下降国家占比,非洲为 20%和 80%、亚洲为 24%和 76%、欧洲为 54%和 46%、美洲为 19%和 81%、大洋洲为 27%和 73%。



表 2 2010 和 2019 年世界银行 1.9 美元标准下全球分区域典型国家贫困发生率 %

| 2010 年  |     |          |       | 2019 年  |     |       |      |
|---------|-----|----------|-------|---------|-----|-------|------|
| 国 家     | 发生率 | 国 家      | 发生率   | 国 家     | 发生率 | 国 家   | 发生率  |
| 非洲      |     |          |       |         |     |       |      |
| 刚果(金)   | 86  | 毛里求斯     | 0.49  | 布隆迪     | 80  | 毛里求斯  | 0.13 |
| 马达加斯加   | 78  | 阿尔及利亚    | 0.63  | 马达加斯加   | 77  | 突尼斯   | 0.22 |
| 亚洲      |     |          |       |         |     |       |      |
| 东帝汶     | 31  | 塞浦路斯     | 0.02  | 也门      | 55  | 马来西亚  | 0.01 |
| 乌兹别克斯坦  | 30  | 黎巴嫩      | 0.60  | 叙利亚     | 35  | 哈萨克斯坦 | 0.01 |
| 欧洲      |     |          |       |         |     |       |      |
| 北马其顿    | 11  | 乌克兰      | 0.003 | 北马其顿    | 3   | 捷克    | 0.01 |
| 保加利亚    | 2   | 斯洛文尼亚    | 0.01  | 黑山      | 2   | 摩尔多瓦  | 0.02 |
| 美洲      |     |          |       |         |     |       |      |
| 海地      | 58  | 乌拉圭      | 0.15  | 海地      | 20  | 乌拉圭   | 0.10 |
| 苏里南     | 17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0.23  | 苏里南     | 18  | 加拿大   | 0.25 |
| 大洋洲     |     |          |       |         |     |       |      |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37  | 澳大利亚     | 0.35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26  | 瑙鲁    | 0.00 |
| 所罗门群岛   | 32  | 萨摩亚      | 1     | 所罗门群岛   | 23  | 斐济    | 0.21 |

注：表中仅列出各洲排名前两位和后两位的国家。2010~2019 年全球分区域贫困发生率上升排名前两位的国家为：非洲的安哥拉（15 个百分点）和刚果（15 个百分点）、亚洲的也门（45 个百分点）和叙利亚（34 个百分点）、欧洲的黑山（2 个百分点）和拉脱维亚（2 个百分点）、美洲的伯利兹（0.64 个百分点）和苏里南（0.41 个百分点）、大洋洲的密克罗尼西亚（4 个百分点）和瓦努阿图（1 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下降排名前两位的国家为：非洲的几内亚（32 个百分点）和布基纳法索（20 个百分点）、亚洲的印度（23 个百分点）和乌兹别克斯坦（19 个百分点）、欧洲的北马其顿（7 个百分点）和希腊（1 个百分点）、美洲的海地（38 个百分点）和玻利维亚（6 个百分点）、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11 个百分点）和所罗门群岛（9 个百分点）。

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援助后，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 32 个百分点和 20 个百分点。然而，经济增速放缓及福利政策弊端导致欧洲 54% 的国家或地区的贫困发生率略微上升，战争使亚洲的也门和叙利亚贫困发生率从 2010 年的 10% 和 1% 上升到 2019 年的 55% 和 35%，分别上升 45 个百分点和 34 个百分点。

三、全球减贫成效的测度与变化趋势

从极端贫困人口数量与发生率角度仅能观察到各个大洲贫困程度的深浅及增减变化情况，而减贫成效的衡量还应结合相应的时代背景与国际组织目标设定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为此，本文采用分布动态学模型对全球的减贫成效进行多维度测度。

（一）全球深度贫困和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占比上升，轻度贫困类型国家占比下降  
在构建区域贫困水平转移概率矩阵时，要先对贫困类型进行设定。本文选择贫困

发生率作为衡量贫困程度的指标,结合联合国设定的贫困发生率低于 3% 的目标,以及该国家贫困发生率与全球整体贫困发生率的关系,将贫困类型划分为深度贫困、轻度贫困和消除极端贫困 3 种类型。其中,深度贫困指当某个国家(或地区)贫困发生率大于该年全球整体贫困发生率<sup>①</sup>;轻度贫困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贫困发生率小于该年全球整体贫困发生率且大于 3%;消除极端贫困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贫困发生率低于 3%。根据以上划分标准,全球和 5 个区域不同贫困类型国家占比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2010、2015 和 2019 年全球和分区域不同贫困类型国家占比 %

| 区 域 | 深度贫困   |        |        | 轻度贫困   |        |        | 消除极端贫困 |        |        |
|-----|--------|--------|--------|--------|--------|--------|--------|--------|--------|
|     | 2010 年 | 2015 年 | 2019 年 | 2010 年 | 2015 年 | 2019 年 | 2010 年 | 2015 年 | 2019 年 |
| 全 球 | 30.06  | 33.74  | 32.52  | 21.47  | 14.11  | 11.66  | 48.47  | 52.15  | 55.83  |
| 非 洲 | 81.63  | 81.63  | 79.59  | 6.12   | 6.12   | 8.16   | 12.24  | 12.24  | 12.24  |
| 亚 洲 | 13.51  | 16.22  | 13.51  | 29.73  | 24.32  | 16.22  | 56.76  | 59.46  | 70.27  |
| 欧 洲 | 0      | 0      | 0      | 2.50   | 7.50   | 2.50   | 97.50  | 92.50  | 97.50  |
| 美 洲 | 7.69   | 15.38  | 15.38  | 57.69  | 30.77  | 30.77  | 34.62  | 53.85  | 53.85  |
| 大洋洲 | 18.18  | 45.45  | 45.45  | 45.45  | 0      | 0      | 36.36  | 54.55  | 54.55  |

注:对于全球与各区域,各年份深度贫困、轻度贫困和消除极端贫困比重之和均为 100%。

表 3 显示:(1)从 2010 年到 2015 年再到 2019 年,全球深度贫困和消除极端贫困类型的国家在所有国家中的占比上升,轻度贫困类型的国家占比下降。美洲和大洋洲的变化趋势与之一致。(2)欧洲和亚洲是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占该洲所有国家的比重最高的两个区域。其中,欧洲占比一直保持在 92.5% 以上,这与欧洲多数国家较为富裕有关;亚洲保持在 56.76% 以上,且逐年提升,表明亚洲的脱贫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如中国和越南已经实现从轻度贫困向消除极端贫困的迈进。(3)非洲是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占比最低且深度贫困类型国家占比最高的区域。消除极端贫困的仅有阿尔及利亚、毛里求斯等 6 个国家,占 12.24%。津巴布韦等 39 个国家一直处于深度贫困状态,其占比高达 80% 左右,说明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不仅贫困程度依旧较深,而且脱贫工作的推进比较困难。

(二) 全球整体贫困类型向好,但固化程度严重

考虑到本文设置的贫困状态是离散变量,故通过使用马尔科夫模型构建在时间跨度为  $d$  年时该区域的贫困水平转移概率矩阵,其表达式为:

① 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 年全球整体贫困发生率为 16.02%;2015 年全球整体贫困发生率为 10.14%;2019 年全球整体贫困发生率为 8.68%。

$$\begin{pmatrix} \frac{n_{11}^{t+d}}{n_1^t} & \cdots & \frac{n_{1j}^{t+d}}{n_1^t} & \cdots & \frac{n_{1k}^{t+d}}{n_1^t} \\ \frac{n_{21}^{t+d}}{n_2^t} & \cdots & \frac{n_{2j}^{t+d}}{n_2^t} & \cdots & \frac{n_{2k}^{t+d}}{n_2^t}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frac{n_{k1}^{t+d}}{n_k^t} & \cdots & \frac{n_{kj}^{t+d}}{n_k^t} & \cdots & \frac{n_{kk}^{t+d}}{n_k^t}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p_{11}^d & \cdots & p_{1j}^d & \cdots & p_{1k}^d \\ p_{21}^d & \cdots & p_{2j}^d & \cdots & p_{2k}^d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p_{k1}^d & \cdots & p_{kj}^d & \cdots & p_{kk}^d \end{pmatrix} \quad (1)$$

其中,  $P_{kj}^d = \frac{n_{kj}^{t+d}}{n_k^t}$ , 表示从  $t$  年到  $t+d$  年, 某区域的贫困类型从  $k$  变成  $j$  的概率 ( $j=1, 2, \cdots, k$ );  $n_{kj}^{t+d}$  表示某区域内国家贫困类型从  $k$  变成  $j$  的数量;  $n_k^t$  表示在  $t$  年某区域内国家贫困类型为  $k$  的个数。表达式右边, 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该区域在  $d$  年内贫困类型保持不变的概率, 对角线右上方和左下方的元素分别表示贫困类型出现向上或向下转移的概率。该贫困水平转移概率矩阵既考虑了达到脱贫目标的正向效果, 即贫困类型向好中达标的情形<sup>①</sup>, 也兼顾了存在的返贫等恶化的情况, 实现了贫困类型转移过程与转移后结果的全面衡量。使用式(1)测算的全球和各区域贫困类型的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 全球整体贫困水平的固化程度严重, 贫困类型向好的概率提升。表中矩阵中的对角线代表贫困水平的固化程度, 表示贫困类型在某时间跨度没有发生改变的的概率。如全球在2010年贫困类型为深度贫困的国家, 2019年仍为该类型的概率为0.94; 2010年贫困类型为轻度贫困的国家, 2019年仍为同类型的概率为0.43; 2010年贫困类型为消除极端贫困的国家, 2019年仍为该类型的概率为0.98。2010~2015年与2015~2019年和2010~2019年的情况类似。可见, 全球贫困水平固化严重, 深度贫困国家实现脱贫的难度较大, 但已经实现脱贫的国家再次返贫的概率很低。从贫困类型为轻度贫困转向消除极端贫困类型的结果看, 2010~2015年的转移概率为0.26, 2015~2019年的转移概率上升到0.35, 表明贫困类型向好的概率有所提升。

不同区域贫困水平的固化程度存在差异。非洲、欧洲、美洲与大洋洲的贫困固化程度较深, 尤其是非洲、美洲与大洋洲仍为深度贫困和消除极端贫困类型的概率均达到或接近1。但非洲、欧洲和美洲2015~2019年与2010~2015年相比略有好转。比如, 2010~2015年非洲3种贫困类型的固化概率均为1, 但2015~2019年分别为0.98、0.67和0.83, 既有佛得角、冈比亚等贫困类型向好的国家, 也有埃及等贫困类型向差的国家, 表明该区域内国家扶贫工作进展出现分化。亚洲的贫困固化程度不高, 深度贫困、轻度

① “贫困类型向好”是指贫困类型从深到浅的转移情形。主要包括从深度贫困转向轻度贫困或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及从轻度贫困转向消除极端贫困类型3种情况。

表 4 全球和分区域贫困类型的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分析结果

| 类 型    | 2010~2015 年 |          |            | 2015~2019 年 |          |            | 2010~2019 年 |          |            |
|--------|-------------|----------|------------|-------------|----------|------------|-------------|----------|------------|
|        | 深度<br>贫困    | 轻度<br>贫困 | 消除极端<br>贫困 | 深度<br>贫困    | 轻度<br>贫困 | 消除极端<br>贫困 | 深度<br>贫困    | 轻度<br>贫困 | 消除极端<br>贫困 |
| 全 球    |             |          |            |             |          |            |             |          |            |
| 深度贫困   | 1           | 0        | 0          | 0.95        | 0.05     | 0          | 0.94        | 0.06     | 0          |
| 轻度贫困   | 0.17        | 0.57     | 0.26       | 0.04        | 0.61     | 0.35       | 0.17        | 0.43     | 0.40       |
| 消除极端贫困 | 0           | 0.04     | 0.96       | 0           | 0.02     | 0.98       | 0.01        | 0.01     | 0.98       |
| 非 洲    |             |          |            |             |          |            |             |          |            |
| 深度贫困   | 1           | 0        | 0          | 0.98        | 0.03     | 0          | 0.98        | 0.03     | 0          |
| 轻度贫困   | 0           | 1        | 0          | 0           | 0.67     | 0.33       | 0           | 0.67     | 0.33       |
| 消除极端贫困 | 0           | 0        | 1          | 0           | 0.17     | 0.83       | 0           | 0.17     | 0.83       |
| 亚 洲    |             |          |            |             |          |            |             |          |            |
| 深度贫困   | 1           | 0        | 0          | 0.67        | 0.33     | 0          | 0.60        | 0.40     | 0          |
| 轻度贫困   | 0.09        | 0.73     | 0.18       | 0.11        | 0.44     | 0.44       | 0.09        | 0.36     | 0.55       |
| 消除极端贫困 | 0           | 0.05     | 0.95       | 0           | 0        | 1          | 0.05        | 0        | 0.95       |
| 欧 洲    |             |          |            |             |          |            |             |          |            |
| 深度贫困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轻度贫困   | 0           | 1        | 0          | 0           | 0.33     | 0.67       | 0           | 1        | 0          |
| 消除极端贫困 | 0           | 0.05     | 0.95       | 0           | 0        | 1          | 0           | 0        | 1          |
| 美 洲    |             |          |            |             |          |            |             |          |            |
| 深度贫困   | 1           | 0        | 0          | 1           | 0        | 0          | 1           | 0        | 0          |
| 轻度贫困   | 0.13        | 0.53     | 0.33       | 0           | 0.88     | 0.13       | 0.13        | 0.53     | 0.33       |
| 消除极端贫困 | 0           | 0        | 1          | 0           | 0.07     | 0.93       | 0           | 0        | 1          |
| 大洋洲    |             |          |            |             |          |            |             |          |            |
| 深度贫困   | 1           | 0        | 0          | 1           | 0        | 0          | 1           | 0        | 0          |
| 轻度贫困   | 0.60        | 0        | 0.40       | 0           | 0        | 0          | 0.60        | 0        | 0.40       |
| 消除极端贫困 | 0           | 0        | 1          | 0           | 0        | 1          | 0           | 0        | 1          |

注：欧洲不存在深度贫困类型的国家，因此基于深度贫困类型的转移矩阵概率均为 0；大洋洲在 2015 年不存在轻度贫困类型的国家，因此在 2015~2019 年基于轻度贫困类型的转移矩阵概率均为 0。

贫困的固化概率分别从 1 和 0.73 下降到 0.67 和 0.44，贫困固化程度的弱化趋势明显，这既与中国、印度等国家减贫工作取得突出成效有关，也与叙利亚、也门等国家由于战争导致贫困发生率剧烈上升有关。

（三）全球绝对减贫成效区域差异明显且“质高量低”

除了贫困类型的转移过程与结果，减贫成效的内涵还包括深度的“质”与广度的“量”两个层面。其中，深度的“质”是指在所有贫困类型向好的国家中，能够达到 2030 年脱贫目标的比重；广度的“量”是指所有贫困类型向好的国家占贫困总体的比例。全球和各区域贫困类型的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仅能得到贫困水平的固化程度及转移概率，并不



能反映减贫成效的大小和来源,因此,需要通过测算具体的绝对减贫成效指数和相对减贫成效指数进行进一步衡量与分解。

绝对减贫成效指数(APREI)主要衡量消除极端贫困的效果,是指某区域从 $t$ 年到 $t+d$ 年所有达到脱贫目标的国家数量 $\sum_{i=1}^{k-1} n_i^t p_{ik}^d$ 与 $t$ 年时总贫困国家数量 $\sum_{i=1}^{k-1} n_i^t$ 的比值。为了反映绝对减贫成效的“质”与“量”,本文在绝对减贫成效指数的分子分母中同时乘以表示某区域从 $t$ 年到 $t+d$ 年所有贫困类型向好国家的数量 $\sum_{i=1}^{k-1} \sum_{j=i+1}^k n_i^t p_{ij}^d$ ,则绝对减贫成效指数可以表示为:

$$APREI^{t,t+d} = \frac{\sum_{i=1}^{k-1} \sum_{j=i+1}^k n_i^t p_{ij}^d}{\sum_{i=1}^{k-1} n_i^t} \times \frac{\sum_{i=1}^{k-1} n_i^t p_{ik}^d}{\sum_{i=1}^{k-1} \sum_{j=i+1}^k n_i^t p_{ij}^d} \quad (2)$$

其中,  $\frac{\sum_{i=1}^{k-1} \sum_{j=i+1}^k n_i^t p_{ij}^d}{\sum_{i=1}^{k-1} n_i^t}$  是某区域从 $t$ 年到 $t+d$ 年所有贫困类型向好国家的数量与在 $t$ 年时总贫困国家数量的比值,表示绝对减贫成效广度指数,衡量绝对减贫成效的“量”;  $\frac{\sum_{i=1}^{k-1} n_i^t p_{ik}^d}{\sum_{i=1}^{k-1} \sum_{j=i+1}^k n_i^t p_{ij}^d}$  是某区域从 $t$ 年到 $t+d$ 年所有达到脱贫目标的国家数量与所有贫困类型向好国家数量的比值,表示绝对减贫成效深度指数,衡量绝对减贫成效的“质”。绝对减贫成效指数值越大,表明该区域的绝对减贫效果越好,广度和深度指数反映的是“量”和“质”的贡献度。全球和各区域不同时间跨度的绝对减贫成效指数及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1)全球绝对减贫效果整体向好,但区域差异明显。不论是2010~2015年、2015~2019年还是2010~2019年,全球的绝对减贫成效指数均大于0.1,表明在基期处于深度或轻度贫困的国家,5年或10年后消除极端贫困的概率均超过10%,全球绝对减贫效果总体向好。但分区域看,不同区域的绝对减贫效果存在明显的差异。非洲的绝对减贫成效指数最低,且2010~2015年、2015~2019年及2010~2019年向好的趋势较弱,这主要是由于非洲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亚洲和欧洲绝对减贫

表5 2010~2019年全球和分区域的绝对减贫成效指数变化

| 区 域 | 2010~2015 年 |    |              | 2015~2019 年 |       |              | 2010~2019 年 |       |              |
|-----|-------------|----|--------------|-------------|-------|--------------|-------------|-------|--------------|
|     | 广度          | 深度 | 绝对减贫<br>成效指数 | 广度          | 深度    | 绝对减贫<br>成效指数 | 广度          | 深度    | 绝对减贫<br>成效指数 |
| 全 球 | 0.107       | 1  | 0.107        | 0.103       | 1     | 0.103        | 0.202       | 0.824 | 0.167        |
| 非 洲 | 0           | -  | 0            | 0.047       | 0.5   | 0.023        | 0.500       | 0.047 | 0.023        |
| 亚 洲 | 0.125       | 1  | 0.125        | 0.400       | 0.667 | 0.267        | 0.500       | 0.750 | 0.375        |
| 欧 洲 | 0           | -  | 0            | 0.667       | 1     | 0.667        | 0           | -     | 0            |
| 美 洲 | 0.294       | 1  | 0.294        | 0.083       | 1     | 0.083        | 0.294       | 1     | 0.294        |
| 大洋洲 | 0.714       | 1  | 0.714        | 0           | -     | 0            | 0.714       | 1     | 0.714        |

注:“-”表示该区域在指定时间跨度内贫困类型向好的国家数目为0时的情况。

效果较好且向好的趋势较为明显。其绝对减贫成效指数分别从 2010~2015 年的 0.125 和 0 上升到 2015~2019 年的 0.267 和 0.667。但 2010~2019 年欧洲的绝对减贫成效指数为 0,可能是欧洲返贫与脱贫效果相互抵消所致。美洲和大洋洲的绝对减贫效果在下降。其绝对减贫成效指数分别从 2010~2015 年的 0.294 和 0.714 下降到 2015~2019 年的 0.083 和 0,表明美洲和大洋洲消除极端贫困遇到了阻力。(2)全球绝对减贫效果呈现“质高量低”的特征。不论在哪个时间段,从全球及各区域的绝对减贫成效广度指数看,数值普遍偏低,除大洋洲外,其他均小于 0.5,说明贫困类型向好的国家在总贫困国家中占比偏低。但从绝对减贫成效深度指数看,数值多数接近于 1,表明在贫困类型向好的国家中绝大多数为消除极端贫困。

#### (四) 全球相对减贫成效虽“质高量低”,但“质”“量”双升

绝对减贫成效指数仅能单方面展示区域的“脱贫”结果,但不能反映在减贫过程中存在的“返贫”情况。因此需要通过相对减贫成效指数对减贫过程中的“返贫”情况进行考查与排除,从而获得减贫的净成效。本文中相对减贫成效指数(RPREI)为某区域从  $t$  年到  $t+d$  年所有达到脱贫目标的国家数量减去返贫国家数量后与  $t$  年时总贫困国家数量的比值。

与绝对减贫成效指数的处理方式类似,将相对减贫成效指数表示为相对减贫成效广度指数与相对减贫成效深度指数的乘积:

$$RPREI^{t,t+d} = \frac{\sum_{i=1}^{k-1} \sum_{j=i+1}^k (n_i^t p_{ij}^d - n_j^t p_{ji}^d)}{\sum_{i=1}^{k-1} n_i^t} \times \frac{\sum_{i=1}^{k-1} (n_i^t p_{ik}^d - n_k^t p_{ki}^d)}{\sum_{i=1}^{k-1} \sum_{j=i+1}^k (n_i^t p_{ij}^d - n_j^t p_{ji}^d)} \quad (3)$$

其中,  $\frac{\sum_{i=1}^{k-1} \sum_{j=i+1}^k (n_i^t p_{ij}^d - n_j^t p_{ji}^d)}{\sum_{i=1}^{k-1} n_i^t}$  为某区域从  $t$  年到  $t+d$  年所有贫困类型向好国家的数量减去贫困类型加深国家数量后与在  $t$  年时总贫困国家数量的比值,表示相对减贫成效广度指数,衡量相对减贫成效的“量”;  $\frac{\sum_{i=1}^{k-1} (n_i^t p_{ik}^d - n_k^t p_{ki}^d)}{\sum_{i=1}^{k-1} \sum_{j=i+1}^k (n_i^t p_{ij}^d - n_j^t p_{ji}^d)}$  为某区域从  $t$  年到  $t+d$  年达到脱贫目标的国家数量减去返贫国家数量后与所有贫困类型向好国家的数量减去贫困类型加深国家数量后的比值,表示相对减贫成效深度指数,衡量相对减贫成效的“质”。同样,相对减贫成效指数值越大,表明该区域的相对减贫效果越好,广度和深度指数反映的也是“量”和“质”的贡献度。测算结果如表 6 所示。

从表 6 可以看出:(1)全球相对减贫成效整体在提升。2010~2019 年全球整体的相对减贫成效指数为 0.083,虽然数值不高,但分时段看,从 2010~2015 年的 0.036 上升到 2015~2019 年的 0.09,表明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后全球“脱贫”国家数量多于“返贫”国家数量,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全球减贫净成效显著。尤其是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相对减贫成效指数明显增加,分别从 2010~2015 年的 0.063、0 和 -0.143 上

表 6 2010~2019 年全球和分区域的相对减贫成效指数变化

| 区 域 | 2010~2015 年 |    |              | 2015~2019 年 |     |              | 2010~2019 年 |       |              |
|-----|-------------|----|--------------|-------------|-----|--------------|-------------|-------|--------------|
|     | 广度          | 深度 | 绝对减贫<br>成效指数 | 广度          | 深度  | 绝对减贫<br>成效指数 | 广度          | 深度    | 绝对减贫<br>成效指数 |
| 全 球 | 0           | -  | 0.036        | 0.064       | 1.4 | 0.09         | 0.107       | 0.778 | 0.083        |
| 非 洲 | 0           | -  | 0            | 0.023       | 1   | 0.023        | 0.023       | 1     | 0.023        |
| 亚 洲 | 0           | -  | 0.063        | 0.33        | 0.6 | 0.2          | 0.375       | 0.667 | 0.25         |
| 欧 洲 | 0           | -2 | 0            | 0.667       | 1   | 0.667        | 0           | -     | 0            |
| 美 洲 | 0.177       | 1  | 0.177        | 0           | -   | 0.083        | 0.176       | 1     | 0.176        |
| 大洋洲 | -0.143      | 1  | -0.143       | 0           | -   | 0            | -0.143      | 1     | -0.143       |

注：“-”表示该区域在指定时间跨度内所有贫困类型向好国家的数量减去贫困类型加深国家数量后为 0 时的情况。

升到 2015~2019 年的 0.2、0.667 和 0。(2)全球相对减贫效果呈现“质高量低”和“质”“量”双升的特征。在 3 个时间跨度内,全球及多数区域的相对减贫成效深度指数大于或等于相对减贫成效广度指数,说明全球相对减贫效果存在“质高量低”的情况。但对比 2010~2015 年和 2015~2019 年相对减贫成效深度指数和广度指数可以看出,全球与多数区域的相对减贫成效深度指数和广度指数均呈上升趋势,表明 2015~2019 年全球的减贫净成效实现了“质”与“量”的同步提升。即扣除返贫情况后的全球贫困类型净向好国家在总贫困国家中占比较低,但净向好国家中消除极端贫困类型的国家占比较高,且不论是贫困类型净向好国家在总贫困国家中占比还是净向好国家中消除极端贫困类型的国家占比均在上升。

四、全球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减贫成效影响因素的模型设定

本文中的减贫成效是一个包含内部状态变化的概率矩阵,不能使用传统的回归方程进行估计。这里借鉴周迪、王明哲(2019)的做法,将空间马尔科夫模型的“空间邻近”变量条件放宽,从而得到一般化的“条件马尔科夫模型”用来探究影响减贫成效的主要因素。具体思路如下。

首先,在非条件约束下,对于有  $k$  种类型的贫困分类,在任何时间跨度内均会产生一个  $k \times k$  的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但在加入条件约束后,如引入一个有  $m$  种分类的变量  $x$ ,则可以产生  $m$  个  $k \times k$  的条件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这里记为  $p_{ij|m}^d$ ,表示在有  $m$  种分类的条件变量  $x$  的约束下,当时间跨度为  $d$  时,每一分类情境下的国家从  $i$  贫困类型转移到  $j$  贫困类型的概率。其次,在得到条件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后,可以通过比较其与非条件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中对应数值大小的差别,对该条件是否影响贫

困状态的转移进行分析。例如,若  $p_{DM1}^d > p_{DM0}^d$ , 表示人均 GDP 水平较高的国家(假设 1 指人均 GDP 水平较高的国家;0 指人均 GDP 水平较低的国家),在时间跨度为  $d$  时,其贫困类型从深度贫困转为轻度贫困的概率大于人均 GDP 水平较低的国家。若  $p_{DM1}^d = p_{DM0}^d = p_{DM}^d$ , 则表示该约束条件对贫困类型的转移没有影响。最后,为了验证影响效果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需要对非条件和条件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的变化进行  $\chi^2$  检验,具体公式为:

$$Q = -2 \log \left\{ \prod_{m=1}^l \prod_{i=1}^k \prod_{j=1}^k \left( \frac{p_{ij}^d}{p_{ij}^d(m)} \right)^{n_{ij}^d(m)} \right\} \quad (4)$$

式(4)中,  $m$  为影响因素  $x$  的分类类型数;  $k$  为贫困类型数;  $n_{ij}^d(m)$  和  $p_{ij}^d(m)$  分别指在时间跨度  $d$  内,条件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中从  $i$  贫困类型转移到  $j$  类型的国家个数和概率;  $p_{ij}^d$  表示非条件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中的概率值;  $Q$  渐进服从  $\chi^2$  分布,且其自由度为  $k \times (m-1) \times (k-1)$  减去转移概率为 0 的个数。

### (二) 变量选取与处理

影响国家减贫成效的因素主要有扶贫政策、基础设施建设、进出口贸易、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状况等(杨攻研等,2021)。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人均 GDP、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比及贸易开放度 3 个变量分析其对减贫成效的影响<sup>①</sup>。其中:(1)人均 GDP 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该值越高和增速越快,表明该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越好,对实现减贫的目标越有益。(2)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比高不仅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也是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体现。增加农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就业是提高居民收入与缓解贫困状况的重要途径。(3)贸易开放度是指某个国家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衡量该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的开放程度。从国际经验看,贸易开放度越高和增速越快的国家,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概率越大。

### (三) 非条件和条件马尔科夫模型的结果与差异性的显著性检验

非条件和条件马尔科夫模型的处理结果与差异性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sup>②</sup>。从中可以看出,条件变量的水平越高,越容易实现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且不容易出现返贫现象。比如,2010~2019 年,从实现脱贫目标的角度看,人均 GDP 及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其从轻度贫困转向消除极端贫困类型的概率分别为 0.5 和 0.45,比低水平条件下的国家分别高 0.15 和 0.1,表明人均 GDP 及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

① 本文使用初始年份和终期年份各指标均值中位数的离散化标准处理方式,对处于中位数以上的国家归类为高水平队列,反之归类于低水平队列。  
② 由于各洲的分类中存在着转移概率为 0 较多的情况,如果在计算  $Q$  统计量时都去掉,会导致差异性检验结果的显著性大打折扣,因此,本文这里不再做具体展示。

表 7 全球贫困类型非条件和条件马尔科夫模型分类与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

| 类 型         | 人均 GDP   |          |            | 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比 |          |            | 贸易开放度    |          |            |
|-------------|----------|----------|------------|---------------|----------|------------|----------|----------|------------|
|             | 深度<br>贫困 | 轻度<br>贫困 | 消除极端<br>贫困 | 深度<br>贫困      | 轻度<br>贫困 | 消除极端<br>贫困 | 深度<br>贫困 | 轻度<br>贫困 | 消除极端<br>贫困 |
| 2010~2019 年 |          |          |            |               |          |            |          |          |            |
| 非条件         |          |          |            |               |          |            |          |          |            |
| 深度贫困        | 0.94     | 0.06     | 0.00       | 0.94          | 0.06     | 0.00       | 0.93     | 0.08     | 0.00       |
| 轻度贫困        | 0.15     | 0.44     | 0.41       | 0.13          | 0.48     | 0.39       | 0.12     | 0.52     | 0.36       |
| 消除极端贫困      | 0.00     | 0.01     | 0.99       | 0.01          | 0.01     | 0.97       | 0.00     | 0.01     | 0.99       |
| 高水平         |          |          |            |               |          |            |          |          |            |
| 深度贫困        | 1.00     | 0.00     | 0.00       | 1.00          | 0.00     | 0.00       | 1.00     | 0.00     | 0.00       |
| 轻度贫困        | 0.00     | 0.50     | 0.50       | 0.09          | 0.45     | 0.45       | 0.27     | 0.45     | 0.27       |
| 消除极端贫困      | 0.00     | 0.00     | 1.00       | 0.00          | 0.02     | 0.98       | 0.00     | 0.00     | 1.00       |
| 低水平         |          |          |            |               |          |            |          |          |            |
| 深度贫困        | 0.93     | 0.07     | 0.00       | 0.93          | 0.07     | 0.00       | 0.88     | 0.12     | 0.00       |
| 轻度贫困        | 0.25     | 0.40     | 0.35       | 0.15          | 0.50     | 0.35       | 0.00     | 0.57     | 0.43       |
| 消除极端贫困      | 0.00     | 0.06     | 0.94       | 0.08          | 0.00     | 0.92       | 0.00     | 0.04     | 0.96       |
| $\chi^2$ 检验 |          | 0.040**  |            |               | 0.255    |            |          | 0.045**  |            |
| 2010~2015 年 |          |          |            |               |          |            |          |          |            |
| $\chi^2$ 检验 |          | 0.077*   |            |               | 0.863    |            |          | 0.076*   |            |
| 2015~2019 年 |          |          |            |               |          |            |          |          |            |
| $\chi^2$ 检验 |          | 0.093*   |            |               | 0.034**  |            |          | 0.468    |            |

注： $\chi^2$  检验显示的是 p 值；限于篇幅，2010~2015 年、2015~2019 年仅给出  $\chi^2$  检验结果。\*、\*\* 分别表示在 10%、5% 的水平上显著。

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更容易实现脱贫目标。从巩固贫困治理效果的角度看，人均 GDP 及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从轻度贫困转向深度贫困类型的概率均为 0，比低水平条件下的国家分别低 0.25 和 0.15；从消除极端贫困转向轻度贫困或重度贫困类型的概率均为 0 或接近 0，比低水平条件下的国家分别低 0.06 和 0.08。说明人均 GDP 及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巩固脱贫成果的稳定性较高。贸易开放度对减贫成效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比贸易开放度较低的国家更容易发生从轻度贫困向深度贫困类型的转移，但不易发生从消除极端贫困转向轻度贫困或重度贫困类型的返贫情况。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对高贸易开放度国家各方面的消极影响较大，而低贸易开放度国家受外部环境的干扰较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与高贸易开放度国家相比，低贸易开放度国家更容易发生从深度贫困向轻度贫困类型转移，可能的解释是，数量不多的高贸易开放度国家存在较为严重的财富差距，导致深度贫困固化。同时，不同时间跨度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以上影响效果多数在 10% 或 5%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人均 GDP、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率及贸易开放度



的提高有益于国家提升或巩固减贫成效,且结果稳健。此外,从典型国家看,战争冲突、政府的减贫政策,以及国际援助政策等也会对减贫成效产生直接影响。

##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 2010、2015 和 2019 年的极端贫困人口数据分析了全球及分区域贫困的变化趋势,并构建分布动态学模型对减贫效果进行多维度的测度,同时实证检验相关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全球多数区域无论是极端贫困人口数量还是贫困发生率都出现下降的趋势,但不同区域的下降程度差异较大,非洲的贫困状况依旧严峻。(2)全球整体贫困水平的固化程度严重,“返贫不易”但“摆脱深度贫困较难”,且不同区域存在差异。全球深度贫困国家和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在时间跨度内依旧为基期状态的概率均在 0.94 以上,保持轻度贫困的概率均在 0.43 以上,虽然“脱贫”的难度较大,但“返贫”的概率较低。分区域看,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贫困固化程度较深,非洲和亚洲的贫困固化程度有所弱化。(3)全球绝对减贫成效存在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非洲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在该洲所有贫困国家中的占比小,在 5 个洲中一直处于最低的位置。亚洲和欧洲的情况较好,不仅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的占比较高,且占比不断上升。而美洲和大洋洲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的占比处于下降趋势。(4)不论是单独考察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占总贫困国家的比重(绝对减贫成效指数)还是兼顾扣除返贫情形后的净比重(相对减贫成效指数),全球减贫成效均向好。但同时也存在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占贫困类型向好国家比重高,而贫困类型向好国家占总贫困国家比重不高(“质高量低”)的情况。表明近年来全球减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分国家实现了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但整体看,消除极端贫困的国家占比不高,脱贫任务依旧艰巨。(5)发展经济,提高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率及提升国家的贸易开放度对实现减贫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1)贫困水平固化,尤其是深度贫困的固化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随着减贫工作的推进,深度贫困区域的贫困固化问题突显。这些区域普遍具有贫困面广且深、发展能力不足和贫困的地域根植性等特征,需要借助国际援助的“外力”和其自身的“内力”形成减贫“合力”。(2)脱贫是全球所有区域和国家的共同使命,要着重关注贫困的区域差异,尤其是部分区域还存在“返贫”问题,需要不断巩固脱贫成果。(3)全球减贫工作既要重视“质”,也要保证“量”。不仅要提高贫困类型向好国家的占比,也要提高贫困类型向好国家中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的占比,同时还要减少脱贫后的返贫,提高净贫困类型向好国家的占比,以及净贫困类型向好国家中消除极端贫困类型国家占比。(4)脱贫成效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只

有深入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国内居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率,才能尽快实现脱贫目标。

#### 参考文献:

1. 安春英(2019):《全球贫困治理中的非洲减贫国际合作》,《当代世界》,第10期。
2. 贺胜年等(2019):《多维贫困视角下土地整治的减贫成效评价》,《农村经济》,第4期。
3. 金贵等(2020):《长江经济带市域尺度减贫成效测度及其时空演替》,《地理科学进展》,第6期。
4. 李玉恒等(2019):《世界贫困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关键问题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第1期。
5. 刘建飞、郑嘉伟(2020):《全球贫困治理的基本状况、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6. 李小云、季岚岚(2020):《国际减贫视角下的中国扶贫——贫困治理的相关经验》,《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
7. 童春阳、周扬(2020):《中国精准扶贫驻村帮扶工作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地理研究》,第5期。
8. 汪晨等(2021):《经济增长与不均等对贫困的影响——以金砖五国为例》,《农业技术经济》,第10期。
9. 杨攻研等(2021):《中国对外援助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减贫效应研究》,《亚太经济》,第4期。
10. 周迪、黄茂湘(2020):《中国农村减贫成效测度、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布动态学框架的CF-PS数据分析》,《农业技术经济》,第2期。
11. 周迪、王明哲(2019):《返贫现象的内在逻辑:脆弱性脱贫理论及验证》,《财经研究》,第11期。
12. Brandolini A., Cipollone P.(2003), Urban Povert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Inequality, Welfare and Poverty: Theory and Measurement*. 9:309-343.
13. Cline W.(2004), *Trade Policy and Global Povert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4. Grasseti F., Mammana C., Michetti E.(2018), Poverty Trap, Boom and Bust Periods and Growth. A Nonlinear Model for Non-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Decisions in Economics & Finance*. 1-18.
15. Janíčko P., Švihlíková I.(2016), Selected Economic Connections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with Emphasis on Developed Countries(Macroeconomic Context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Socioekonomické a Humanitní Studie*. 6(2):20-27.
16. Li Y., Wu W., Wang Y.(2021), Global Poverty Dynamics and Resilience Building for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31(8):1159-1170.
17. Quah D.T.(1996), Twin Peaks: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Models of Distribution Dynamics. *The Economic Journal*. 106(437):1045-1055.
18. Sikandar, F., Erokhin, V., Wang, H., Rehman, S., & Ivolga, A.(2021), The Impact of Foreign Capital Inflows o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Panel Data Analysi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Sustainability*. 13(6):3242.
19. Tran, H.T.T., & Le, H.T.T.(2021),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Inclus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2(1):95-119.

(责任编辑:朱 犁)